

略论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的演变

● 王 曰 序

战后,世界政治舞台出现了以美国为霸主的西方势力和以苏联为盟主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集团严重对峙的局面。这一对峙格局的中心地带在欧洲。在安全方面,以美国为首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方集团,另一方则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集团。两大集团沿着战后划分的疆界把欧洲一分为二。而以意识形态划线,也把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社会主义世界。这种由美苏两霸对抗而形成的两极格局将世界拖入了冷战的深渊,持续时间长达40多年。

在两极对抗的漫长岁月里,两大集团重兵相向,壁垒分明,有时短兵相接,危机迭起。为了遏制对方,双方都以武力相威胁,不惜重金加强军备竞赛,以发展大量核武器为威慑手段。据资料显示,美苏的军事实力一度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但在两大集团

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斗争,如美国与其盟国间的矛盾,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分歧和矛盾。尽管如此,两极格局始终没有动摇。到了8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趋于缓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形势,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路线使长期紧张的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有利于西方的变化。到了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推倒为标志,使持续达40多年雅尔塔体制宣告崩溃,冷战终于结束,两极格局随之瓦解。从此,世界进入了冷战后时代,进入了向多极化政治格局演变的过渡期。

一、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

展望本世纪最后10年乃至下世纪初的20年时期内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是十分有意义的。东欧各国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两极格局彻底瓦解,美国未放一枪一炮赢得了胜利,成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的实力正在衰落,它虽有所谓“领导世界”的奢望,但其实力已使它力不从心。

两极格局瓦解后,世界政治格局向多元化发展,最终形成多极格局。但是,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转换期或过渡期。实际上,在两极格局时代,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多极化的趋势已经在两极格局中开始萌发了。然而,要达到构成“极”

的程度,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两极格局时代,美苏之间除了经济实力的差距较大外,由于在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势均力敌,加上双方盟国的力量,使两大对抗集团之间处于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如今,美国成了赢家,要在未来年代中形成与之旗鼓相当的平衡力量,亦即所谓“极”,而且是“多极”,决非如想像般容易。要形成相互制约的“极”,其实际内容至少应包含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等诸多因素,即通常所指的综合国力的强弱。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美苏两极格局时代,苏联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相比较,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经济实力的不足相匹。

从两极格局瓦解到多极格局形成, 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期, 并且这个过渡期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看来在 90 年代要完成过渡期是较困难的, 也许要延续到 21 世纪上叶。过渡期的长短, 决定于多极化中各极的力量消长的程度, 决定于世界政治舞台上最终是否形成了新的力量平衡点。就现阶段的综合国力衡量, 还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能够与美国相匹敌, 即使像欧共体这样的 12 国集团, 除了政治和经济实力勉强可以与之比较外, 军事上尚需依赖美国的力量。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可以与美国论短长, 但在政治、军事上尚不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 尽管它主观上想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而且也确实具有发展的潜力, 但由于它是二战的罪魁祸首之一, 它仍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制约。应当承认, 日本将成为世界政治多极格局中的一极, 但在本世纪仅存的岁月里, 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极的生长点, 它还需发育和成长。

在亚洲,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国力大为增强, 而且, 中国在两极格局时代早已扮演过重要的政治角色, 成为美苏争霸中的一支制约力量, 即在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占有与美苏同样的地位。中国在战略上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处理亚洲事务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上正致力于四个现代化, 综合国力还有待加强。一旦经济实力加强, 加上政治和军事实力, 那么, 毫无疑问, 中国终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在亚洲, 除了日本和中国外, 还有印度和东盟。印度虽然在人口方面是世界第二大国, 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还不可能使它成为一极。东盟的力量虽然也在日渐增强, 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并且近年来, 在处理本地区即东南亚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东盟在处理世界事务中毕竟还不是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一支力量。

在欧洲, 如前所述, 除了欧共体集团力

量外, 东欧各国正在为经济体制转轨而探索。政治上, 东欧各国由于放弃共产主义, 实际上产生了西方价值观的取向。但是, 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还需时日, 有的东欧国家还处于严重的政治动荡之中, 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严重战乱局面又成了冷战后的一个热点地区。再说, 昔日与苏联结盟的这些华沙条约集团的成员国, 从此不太可能结成一个新的集团, 它们中的许多国家, 如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早已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请求, 这实际上说明将不可能形成一支联合起来的独立的东欧力量, 当然也不可能构成多极化中的一极。最大的可能是随着欧洲经济区的逐步扩大, 随着东西欧洲的经济集团化的形成, 最终使欧共体的力量迅速增强, 足以与美国抗衡。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成了欧洲东部地区最强的国家, 特别是它在军事上仍保留了原来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实力, 核武器的控制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它的手里。但是, 自从联盟解体至今, 俄罗斯的政局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 上层领导人之间明争暗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它与原来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矛盾错综复杂; 俄罗斯国内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俄罗斯在经济改革方面, 方案迭出, 但都是虎头蛇尾, 有始无终, 使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之中。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向西方国家千呼万唤的“经济援助”, 只是雷声大而雨点小, 甚至只听楼梯响而未见人下楼, 连叶氏本人也大失所望。事实确也很难, 一个搞了 70 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国, 一夜之间要想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谈何容易! 实际上, 俄罗斯乃至原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要建设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不仅仅是经济转轨本身, 它还涉及意识形态转换、政治制度变化、甚至人们的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 可以说是再造一个社会。可想而知, 要完成上述种种转轨和变化, 决非三年五年之事, 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 俄罗斯除了在军事上尚保持坚强实力外, 在政治和经济上还存在诸多困难制肘的情况下, 尚不能恢复昔日苏联的地位。不过, 它仍然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横跨欧亚

的世界大国,无疑终将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在世界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虽然各国或一些区域性集团试图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它们还难以在90年代或更长的时期内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极”。

综上所述,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

趋势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或称转换期。因此,90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乃是美国单极力量称雄的时期,它往往会颐指气使,自以为是,但它毕竟走在了一条下坡路上。世界所处的绝不是美国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各种成长中的多极力量终将与之抗衡,共同管理这个世界。

二、过渡期内的大国关系

考察一下过渡期内的大国关系。这是分析未来多极化格局的基本内容。这里所指的大国及大国关系,是指美国、欧共体(英、德、法为主)、日本、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众所周知,在两极格局的冷战时代,上述诸国的关系壁垒分明。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欧共体中的各成员国都是美国的盟邦,特别是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都是主要盟友。日本则是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军。另一营垒则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中国虽曾在50年代初作为苏联的盟友,但从60年代起两国公开分裂,中国成为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俄国则是华约和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大国。在冷战时期,上述诸国间的关系基本上以意识形态划分,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结成了反共反苏同盟,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与苏联东欧集团这两大集团的对峙达40多年之久。两个集团的盟友之间虽然也时有齟齬,但是它们都以抵御外敌为共同利益,维系着比较牢固的同盟关系,维持了冷战局面。中国先是作为苏联的牢不可破的盟友而被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视为敌国,继而因苏中决裂而演变为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的重要法码。日本通过共同防御条约成为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前哨阵地。

如今,冷战格局结束了,两极格局打破了,多极化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在此形势下,上述国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值得我们重视和加以研究。

首先,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西方集团各

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一个总的印象是处于双重关系阶段。这里所称的双重关系,即既有维系昔日盟友的关系,又存在利益冲突的矛盾关系。从战略上来说,美国和西欧、日本的关系仍然是同盟关系。美国参与北约事务的程度不因华约和苏联的解体而减弱,也不因裁减军备而收缩,只要前苏联各国和东欧的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定,西欧也还需要美国的存在。在亚太,美国和日本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依然有效,美国仍把日本看作是其在亚洲的主要盟友。但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欧的联盟关系不会像冷战时期那么紧密了,西欧各国是否需要美国一直在欧洲呆下去,是否容忍美国主宰欧洲事务,这都是迟早会出现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即使在冷战时代实际上已经或隐或现了,今后只不过更趋表面化罢了。法德联军组成,一方面是欧共体内部的需要,另一方面实际上表明了欧洲人自己掌握命运和处理欧洲事务的决心。美日关系也是如此。当年,美国之所以扶植日本并与之签订军事条约,矛头直接对准的是苏联和中国;如今,苏维埃联盟已不复存在,中日之间关系早已在美苏争霸时期就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因此,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战略意义已减弱了。虽然朝鲜半岛的局势还未彻底稳定,日本与俄罗斯还有北方四岛之争,但用战争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因此可以认为,今后美日之间的关系将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关系上。当然,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一方面要取得美国的谅解和支持,但也会令美国予以警觉。美国

人对珍珠港事件的恶梦仍记忆犹新。在美国甚至还有人把日本列为潜在的敌国。

再说美俄关系，叶利钦访美时已明确表明俄美关系是“盟友”关系了。这也并不奇怪，俄罗斯宣告成为独立国家取代昔日的苏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上拥有举足轻重的一票。俄罗斯是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国，在军事上仍保留有原苏联的绝大部分战略武器和常规军力。加之，俄罗斯国内的政局十分动荡，总统与国会的权力之争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蒙上了阴影。权力之争已使政府无心实施经济改革。俄罗斯的复兴尚须时日，但它对美国和西方来说，总还是一种不确定因素。正因如此，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会坐视让实施 40 多年对苏遏制政策所取得的战果付之东流，它们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与俄合作，以促使俄能早日稳定局势并在市场经济方面获得成功，以消除欧洲地区的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对东欧国家的关系的基本战略也是如此。

西欧与俄罗斯的关系，总的战略与美国对俄关系相一致，但对西欧来说，加强与俄罗斯和东欧的关系，似乎更为直接和迫切。众所周知，二战后东西方严重对峙的中心地带就是东西欧接壤地区，然后是各以华约和北约展开的东西欧广阔的纵深地区，即遍及整个欧洲。西欧实际上与苏联集团短兵相接了整整 45 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双方剑拔弩张，随时都有暴发战争的危险。西方集团对东方集团除了重兵设防以外，还实施了所谓东方政策，开展了持续的冷战攻势，加上东方集团内部的形势急转直下，碉堡终于从内部爆炸，绵延数千公里的东方防线不攻自垮。美国和西欧各国为华约和苏维埃联盟解体而弹冠相庆，大加欢呼。但是，曾几何时，华约和苏联解体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出现的几乎是全面的混乱局面，这又令西方的胜利者惴惴不安。为巩固和消化战果，西欧决不会削弱与俄国及东欧各国的关系，它们的战略将是在军事上继续加以遏制，并且通过逐步吸收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便彻底消除军事上的隐

忧，同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迫切需要的。

关于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关系，正在朝着有利于双方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在经过 15 年的改革和开放后，实力大大增强，必将成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大国。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拥有足以抗御外来侵略的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在处理亚洲事务乃至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西方各国不可能无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和美、日、西欧各国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与日俱增。尽管美国有人认为苏联解体后中国的作用不重要了，但这只是一些蹩脚的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观点。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那些长期敌视中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曾经想借此迫使中国也成为苏东多米诺效应的体现者。他们对中国频频发起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有时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但是，他们最终是否能得逞，历史会作出结论。在冷战时代，美国曾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把中国拒之于联合国大门外达 20 多年，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更把中国“冷落”了整整 30 年。而且，后来还有来自“北极熊”的压力，但中国始终没有被压服和压垮。展望今后的中美关系，只要美国遵循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公报的精神，尊重中国人民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的前景会是光明的。

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看，过去长期以意识形态为转移的外交路线得到改变。在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之时，中国不失时机地宣布承认并与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贸易方面开展了实质性的互利的合作关系，并将长期保持下去。

综上所述，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多极化格局形成之前，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正经历一个相当时期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叶的 10 年或 20 年

(下转第 19 页)

(NIRA) 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和“文明利己”政策思想。即日本应适应世界的多极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各国发展的多样性,以日本社会的“成熟”和“富有”来取得在国际社会中的某种管理者地位。它表明日本的“国际贡献论”已发展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可操作的战略方针。其四是日本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开始改变为“多国协调外交”。其代表观点是小和田在 1992 年 2 月发表的《世界形势与日本外交》。小和田指出: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仍然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美国一极论“具有明显错误;世界和平不是靠多极化而是由多国协调来实现。因此,为“多国协调格局”提供合作是日本外交的重点。提供合作是日本外交的重点。这种格局

包括若干层次,如联合国、七国首脑会议以及中东、亚太、欧洲等区域协调机制。可以说,“联合国外交”正是这种多国协调机制的核心。由上述各种变化组成的日本战略思维和国民心理调整,为日本完成其政治大国目标准备了内在的条件。

最近,细川首相一再提到日本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并承认将“继续推行包括五原则在内的和平行动合作法”,使日本“能够自然而然地处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就表明细川在“联合国外交”方面,与其前任海部、宫泽等将保持一致。所不同的是细川将更加注意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而这正是日本实现其战略意图所必需的。

(责任编辑:夏海)

(上接第 11 页)

时间内,美国的实力地位虽会逐渐削弱,但仍能保持相对的强势;欧共体和日本的地位将进一步加强;美、欧、日之间的关系将错综复杂;中国在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确立后,其政治大国的地位亦将随之加强;俄罗斯如果经济转轨最终获得成功,在原有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其政治大国的作用也将得以恢复和发展。其他一些地区性大国,也将

在本地区或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很难准确预言 20~30 年后的时态究竟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纪之交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大趋势已成定局,必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政治舞台上由一、二个大国为所欲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责任编辑:雪松)